

埃及印象

當我決定到埃及旅行時，朋友們都替我擔心，說台灣都已這麼熱，在美國的芝加哥都熱死人了，你去一定會熱昏了。

起初我也有些提心，後來想想，研究乾燥花的我若因這趟旅行而曬乾成木乃伊，不也是件有趣的事嗎？

傳說中，埃及的歷史是自石器時代便已開展，一般人通稱的埃及（Egypt）是沿自古代的希臘語。它位在古代世界三洲大陸——歐、亞、非三洲相會處，是在東西方的中心點，但埃及既不全屬於東方，也不全屬於西方，可以說，埃及是東、西兩方的混合。埃及是被一條文化泉源的母河——尼羅河南北貫穿著，數千年來它不但哺育了埃及，還幫助埃及發展出光輝燦爛的古文明。

埃及可分為上埃及、中埃及和下埃及三個地理區域，整個國土多為沙漠所覆蓋，沙漠的晝夜溫差非常大，可供耕種農作物的地方只有在兩大沙漠中間及尼羅河兩側的綠洲。儘管埃及政府已

在農村實行了一連串的農地改革，但傳統埃及的農村風貌仍在，放眼望去，大部分都是一望無垠的荒涼，房屋、道路等盡是清一色（土黃色）的景緻，在中埃及，農人需步行一段路才可以到達尼羅河兩旁綠洲所在的農作地。埃及一年可分為「熱季」（4月到10月）與「涼季」（11月到3月）兩季，而農耕時期卻可分為3期。在所有的農作物中，埃及的棉花因具有較長的纖維，故在世界上頗受好評，並已佔埃及農作物輸出總額的50%了。

當我決定到埃及旅行時，朋友們都替我擔心，說台灣都已這麼熱，又正值7月酷暑，在美國的芝加哥都熱死人了，你去一定會熱昏了。起初我也有些擔心

，因為我本來的皮膚就很乾燥，一曬太陽黑斑就更明顯，後來想想，研究乾燥花的我若因此趟旅行而曬乾成木乃伊，不也是件有趣、有價值的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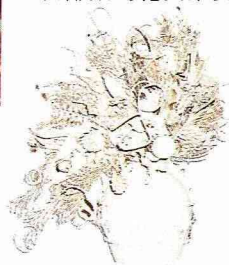
神秘花材—白妙菊

天氣與乾燥花素材是密切相關的，埃及90%是沙漠，因此，在去之前，我對於能在埃及可以



▲ 紙莎草及其製品（作者背後），以古埃及法老王時代的生活為描繪內容。

埃及椰棗的花與果實。



找到如同在土耳其、希臘所發現的豐富素材並不是抱很大的期待；然而踏上埃及國土後，我卻驚訝地發覺到一種十分適合神祕埃及的花材——白妙菊（silver leave），它是那麼地高尚、沉著與堅韌，蒼白柔軟的外表看似孱弱，但它卻可以抵抗埃及炎熱乾燥的天候而生存下來，所以若我有權推薦埃及的國花，我一定會大力舉薦白妙菊的。

■ 造紙原料——紙莎草

1995年7月初，我參觀了埃及專賣繪畫等藝術品的藝品店，店裏掛滿了埃及的壁畫，繪畫紙所用的原料是紙莎草，而圖案則是以古埃及法老王時代的昌盛生活狀況、埃及人平日的生活情景和風俗習慣、生動的舞蹈、狩獵、角力比賽及作戰等內容為主；此外，也尚有特安克、阿冕及黃金面罩，從這些藝品中，我看到了埃及燦爛輝煌的文明與豐碩的藝術。

最讓我大開眼界的是看到了埃及製紙的紙莎草（參見照片）及瞭解到整個的製紙過程，原本我因未能親自到生長紙莎草的尼羅河流域一睹紙莎草的廬山真面目而抱憾；然而卻在參觀開羅博物館時，意外地在走進大門後，廣場上的噴水池四周發現了紙莎草。紙莎草的莖圓直而韌性強，是傘草的一種。傘草屬於莎草科、莎草屬，原產於熱帶非洲等地，引進台灣地區也將近一世紀，在中南部的一些地方並已歸化近似於野生植物，而乏專人栽培。目前栽培的傘草有4種——輪傘草、小輪傘草、白斑輪傘草及紙

莎草，各有不同的材質與用途（參見本刊7月號，第70頁）。

在製紙時，需先將紙莎草的莖剖成數條（較粗者可剖成7~8條，較細者則剖成5~6條），先用各種大小不一的四方型鐵板壓平，壓成四四方方的，之後於其上放置白色的棉布，再用鐵板夾緊，在加水後，再於其上放置大石頭等重物，壓個數天（一般都是6天左右），這樣就能製作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埃及紙了。

若能繼續住在埃及從事乾燥花素材的研究，我一定可以利用此紙莎草創造出非常美、各式各樣的乾燥花，我不會以埃及人編排紙莎草的傳統方式（橫條、直條交相編排）來創作，我將會以均是橫條，或者均是直條，也就是說，我會以同一方向的方法來編排紙莎草，以創造出各種不同味道、造型、或顏色（透過染色）的乾燥花。所以，我研究乾燥花、開發乾燥花的素材純粹只是為

了興趣，若有人有心以此為生財之道，相信一定可以大發利市的。

埃及的花藝設計之所以不能和歐洲、美國、日本、台灣等國家相比擬，我認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埃及有著相當高度發展的文明及豐富的古蹟，這些文化遺產自然而然地便足以壓過現代任何的人為藝術；再加上其神祕的宗教，女性純以家庭生活為主，很少外出工作或在社會上活動，以及生活上種種的風俗習慣等，這些都是造成埃及花藝不能有更進一步研究與發展的原因。

■ 甜蜜椰棗色豔迷人

最後，還值得一提的是埃及的「椰棗」。埃及的椰棗與一般我們所見的東南亞椰子不同，它的果實非常甜，可以說是種天然蜜餞，依成熟度的不同而有赤、橙、黃、綠等四種顏色的變化。我的一位乾燥花學生在聽我提及椰棗時便笑著說，以前她住在約旦時，往往等不到椰棗放乾便將它吃完了，所以她雖然住在約旦很多年，但卻從來都不知道椰棗的果實原來還有這麼多種顏色的變化。原本我也打算帶幾個椰棗回來，給我的學生瞧瞧，但也是因其很甜、很好吃及攜帶不方便（因椰棗外皮十分黏稠），所以等不及回到台灣我就吃完了。

椰棗也是種十分適合做乾燥花的天然素材，憑我的經驗與直覺判斷，即使一直乾燥下去，椰棗也絕對不會變黑與腐爛，仍可以保持著相當鮮豔的色澤。這趟埃及之旅，我的收穫很大，這不僅是趟愉快的心靈之旅，同時更是一趟豐富的乾燥花之旅。◆



埃及文化印象一面具



埃及製紙原料——紙莎草